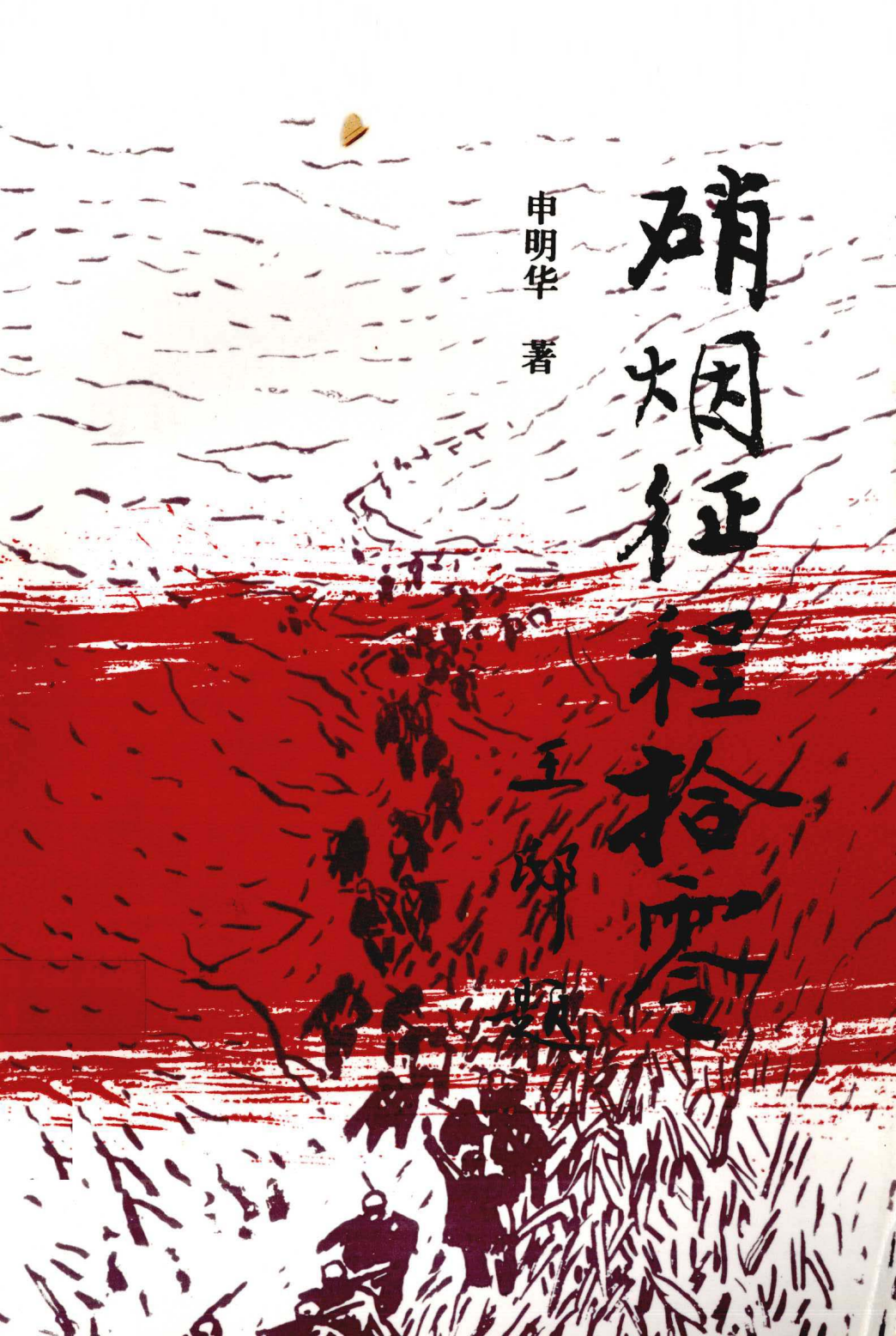


硝烟 因征程 拾零

申明华
著

王静
书



硝烟征程拾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申明华 著
藏书章

硝烟征程拾零

申明华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frac{7}{8}$

字数: 179 千字 印数: 1—500 册

出版日期: 1999 年 12 月 处理: 交流与赠阅

准印证: 黔新出(99)内资准字第 388 号

承印单位: 贵州省科技信息开发中心印刷厂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张 梓

申明华同志河北省临西县人,1923年生。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参加革命,在地方政府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和平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了这个协定,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当年冬天,申明华同志带领莘县城关一个新兵连集体参军,被分配到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队1旅(今46师)我所在的7团(今138团)。新兵分配到连队后,他被调到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回1旅宣传科任摄影干事,后来历任旅教育干事、随军记者、16军宣传部干事、贵州军区《连队生活》报编辑,1953年报社撤销,他被调西南军区宣传部任新闻干事等职,1964年转业地方。

在三年多解放战争的硝烟征程中,和后来的贵州剿匪斗争中,他作为随军记者和教育工作者,跟随16军这支英雄部队渡黄河、打郢城、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又回师中原参加打郑州、张公店之战,随之参加气壮山河的淮海战役、渡江作战、挺进大西南、解放贵阳和成都决战等。在此过程中,他拍摄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这些照片和文稿大部分被部队报刊所采用。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些战地通讯的剪报和照片,完好地

保存了 50 多年,就是 1957 年和 1959 年的两次逆境,和 10 年“文革”的大灾难中,他把它们千方百计地保存了下来。看了这些史料,感到申明华同志这种热爱事业、珍惜历史的精神确实感人。他选在建国和贵州解放 50 周年的时机,出版这本史料,足见他对共和国和部队的一片赤诚之心。我想,申明华同志的这本《硝烟征程拾零》,不仅是部队军史教育的好材料,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普遍的意义。

1999 年 9 月

写在前面

把我在战争时期写的一些报导和拍摄的照片结集成书，可以说酝酿了有些年了，但我迟迟下不了决心。最早提议者，当推西南军区、后调入《解放军文艺》的著名诗人胡征同志。1950年9月我陪五兵团英模去重庆开会，他采访桑金秋时就向我提及此事。那时我自觉条件不足，没放在心里。大概是195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姜海风同志也向我提及此事，我只把“紧紧握住我的枪”交给他，他把这篇习作与我们《连队生活》报的编辑、我的老搭档李同云写的剿匪通讯“马特罗索夫式的英雄——肖国宝”结集成小册子出版。它虽不起眼，却也算贵州解放以后不是最早也是较早的出版物吧。1955年这两篇小作，有幸被该社收入《可爱的贵州》一书。事过近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贵州政协报》的老报人袁伯康、陈莱德二同志，多次向我提出建议，鼓励我再续写些回忆文章，以便使本子厚实些，他们确也为我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此书出成，他俩的功劳不可没。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我的老友、原《贵州体育报》社长、高级编辑巴迅同志出力不小。原先是搞成“家谱式”抑或“通讯集式”我定不下来，但倾向前一种。他不赞成我的主张，认为那样降低了战争时期写的通讯和拍的照片的历史价值。他还就文章的选择、排列的顺序、是否改写（按他的意思是：文章保持“原汁原味”，不要改写）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贵州新华书店离休老干部、省“三联联谊会”副会长郑新同志，为我这本书作了许多工作，他和贵州科学院的原老干部科科长牟廷德同志，还提出要给以财力上的援助。对于以上同志的热情支持，我衷心的感谢。

在家庭内部，老妻黄懋其全力以赴，书名确定，选文定题、编辑校对，她都参与其中。大儿石林、小儿赤兵，或早或晚都先后提出编纂成册的建议；出版费用三个孩子包了下来，女儿明玛虽然经济拮据，也挤出钱来成全此事。这些都是使我下决心，在生前完成这一“工程”的重要因素。

收入这个集子的通讯和照片由两部份组成：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和拍的，这是主要的，尤其是照片；另一部份是全国解放初期写的，还有几篇是离休后写的。战争时期我写的拍的不少没有收到这集子里，仅是所写所拍的一部份。因为那时有纪律：稿子写好后必须交由军级以上的新华支社或分社发稿，个人不能向地方报刊投稿。至于摄影限制就更多了，纵队（后为军）以下的摄影人员用的胶卷是军宣传部发的，拍完一个送上去再领一个，师级单位无能力冲晒，更不能到地方像馆冲晒。这样，军里返回我的照片很不完整，因为行军作战，形踪不定，他们也很难将照片交到我手里。收集到这个本子的有几篇通讯，也都是我偶然的会抓到的。如我们在进军贵州的路上，在湖南的邵阳看到《新湖南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了我的两篇小通讯；1950年初，《川西日报》刊有我文章的报纸，是打罢成都战役返回贵州的路上在泸州发现的。只是1950年中我调五兵团《连队生活》报社后，由于环境稳定，被报刊采用的稿件我都能收到，漏掉的不多。从50年代中至70年代末，这近30年里没写什么东西，是段空白。一是因为我改做宣传行政工作，事务性工作多，写稿被放在了一边；二是从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我连遭受厄运，检讨都写不迭，哪有心思写报导。倒是80年代中期离职赋闲，才重新拿起笔，不时给报刊写点小东西。

我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主要认为自己那些东西水平太低，写得很粗糙零碎。其原因，一是囿于我的环境限制（战争时一直在旅一级），视野不宽阔，了解的太少，没有能力描写大的场面和磅礴、恢宏的气势，只能写些零星片断的小场面、小故事，只是到

1950年中我调到“秀才”成堆的《连队生活》报社后，在社首长的亲自指点下，才写出几篇较像样的东西。二是我的文化功底差，缺乏文字和写作知识的修养。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只上过不到一年的高小，40年代初在地方政府工作时，也偶而给地方党报（如《冀南日报》）写点小稿，属于“偷偷摸摸”，更谈不到有人指点。1946年我参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1旅（今46师）宣传科工作后，我才在写报导上逐步长进。我们宣传科办了个四开油印小报《战报》，科长徐挹江、副科长张文泉，既是报纸的组织者，又是编辑和撰稿人。那时办报很辛苦，不管行军多么累，战斗多么频繁，只要宿下营，宣传科同志的第一个事就是选稿、编稿、然后交由刻印组的同志刻版、油印，为的是尽快把报纸送到战士手里。开始，我是搞摄影的，编报不是我的事，耳濡目染，慢慢我参与了办报的工作。下团回来或某个战斗结束，我学着写写小稿，两个科长细心给我修改，教我写稿。后来还凑凑乎乎成了随军记者和兵团军报的编辑，但水平仍为不高。

既然如此，为什么最终还是把它们集成一本书呢？主要是我怕这些资料在我去世后散失。近些年来，军队或地方的有关单位办展览、出集子拿去不少，我很高兴，但往往拿出去的多，退回来的少，我虽心疼，也无补于事。悟了好多年，才悟出：搞成一本书就不怕遗失了。这些通讯和照片尽管很粗糙，但它在我的心中份量还是蛮重的。因为它毕竟多少记录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中的一个片断或一个侧面。一门小炮、一面锦旗，现在看来平平淡淡，可那里面浸透了我们多少干部和战士的鲜血？！近读我的老部队46师战史，感慨颇多，史中所开列的连以上干部烈士名录中，凡解放战争大反攻后牺牲的营以上干部，我大部份认识他们，如当时一团的营长朱怀泉、李赞香，二团的营长张刚、教导员韩峰，七团的副营长李德贵，和一团著名战斗英雄龚子美等，在他们生前我都接触过他们，或随他们行军作战，或采访过他们。郟城战斗发起攻击前，我

见过一团攻城突击连——六连连长田清堂，他正同战士一起绑攻城云梯。他是个精明勇敢的初级指挥员。可是战斗胜利了，再也见不到他了。在淮海战役攻克小朱庄的战斗中，7团（今138团）二连战斗下来，全连只剩文书等9名战士，他们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都牺牲了，我看着这些勇敢而又可怜的战士，蹲在团指挥所前的堑壕里，好像没有娘的孩子，心酸得话也说不出。这里特别提一下我的副科长张文泉同志，他是一名党的好干部、我的好领导。当我1948年夏从7团回旅宣传科时，听说他在豫东战役中牺牲了，我的心情非常沉痛，直到现在每每想起他及许许多多先烈们，不由地眼含热泪。因而，我对我战争时写的、照的一些似乎不起眼的东西非常珍惜，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苦、淮海战役的残酷，我都把它们藏在身上。战争年代，部队经常轻装，我个人穿的用的，精了又精，简了又简，可我一经收集到手的我的通讯剪报和照片，不论文章长短，质量多差，我都视若珍宝，可以说一篇没简，一张没丢，即使“文革”浩劫，它们都完好无缺。因此，可以说这本书首先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叫“敝帚自珍”吧。其次，是留给我的子女们看的。我和他们的妈妈都是靠工资吃饭，没有什么物质财富留下来，这本书算作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好了。好在我的子女均行正道，他们对那些为革命、为共和国作出了不朽功勋的领袖们、先辈们，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怀有一种纯朴的感情与崇高的敬意。他们会把此书当作珍贵的遗产接受下来，传递下去。再就是，送给我的老首长和亲友作纪念的。他们关心我们夫妻几十年，这本书也算作向他们的会报吧！最后，这本书倘能起点社会作用，那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这里，我有两点声明：一是收入书内的两篇文章，如徐挹江同志的《气吞郢城五十五师》和《进军贵州的日日夜夜》，主要考虑事件的完整性。因为打郢城时，我只有两张照片，没有文字，把徐文收进来就可以使读者了解郢城之战的来龙去脉了。后一篇文章的

收入,主要考虑,我写的“风驰电掣下贵阳”不全面,气势小,徐文就大不同了,它居高临下,气势磅礴。这也是巴迅同志建议的。第二,收入书内有几张照片不是我照的,其中可能有当时同我一起在46师宣传科当干事的张恩玺同志拍的,另外几张(如“志愿军祭扫红军坟”等)出自谁手记不起来了。我怕这些可贵的历史资料散失,所以一并收入书内,让它们尽量发挥些作用,别无他意,特向原作者说明。

作 者

1999年9月1日于贵阳

目 录

序 言	张 梓(1)
写在前面	(1)
“给我一张刘伯承的相片”	(1)
不尽的哀思 无限的怀念	(3)
良师益友领路人	(13)
附录:	
气吞郢城五十五师	徐挹江(19)
巍巍大别山 融融鱼水情	
——大别山军民关系片断	(22)
爱惜新区民力 七团首长抬担架	(25)
一个英雄的故事	
——桑金秋战斗在大别山	(26)
“打电话”(小游戏)	(31)
庆贺新支委产生 掀起拥党热潮	(32)
秋毫无犯	
——记郑州战斗中一、二旅的战场纪律与城市政策	(33)
火线上的吕桂芳	(34)
卫生员的旗帜——吕桂芳	(35)
连立四功的老模范吕桂芳	(37)
吕桂芳为什么连立四次功?	(40)
淮海战场即景:随打随补(照片)	(42)

《战壕画报》受欢迎	(44)
死尸桥	(45)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照片)	
——渡江前夕 16 军尹先炳军长到渡江先锋营——136 团	
3 营作战前动员	(47)
“脚上负伤不碍划船”	
——记 136 团特等英雄水手程兴	(48)
炊事班长变成了战斗班长	
——记 136 团渡江战斗中的英雄李东成	(50)
来个千里大追击!(照片)	(51)
“比一比”与“回头看”	
——137 团时事教育的好方法:	(52)
46 师政治部指示所属:	
确保群众利益 武装保卫秋收	(53)
46 师“八·一”举行干部战士政治测验	(55)
江南风光(照片)	(56)
肃清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	
——内奸徐成公审伏法	(57)
同江西“老倭”相处的日子里(通讯三则)	(58)
历兵秣马 准备西征(照片)	
“八·一”节 46 师举行授受军旗仪式	(60)
路过左权将军家乡	(62)
“三张照片留下的故事”的故事	
——50 年前慰问左权将军老母的回忆	(63)
在湖南醴陵庆祝开国盛典!(照片)	(67)
西进途中(照片)	(68)
披荆斩棘 挺进贵州(照片)	(69)
风驰电掣下贵阳	(70)

附录：进军贵州的日日夜夜·····	徐挹江(73)
苗胞热爱解放军(照片)·····	(79)
追,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照片)·····	(80)
奇袭天险“鹅翅膀”·····	(84)
贾殿文进军板话·····	(86)
重安江上的苗民船家杨大义·····	(89)
退 肉·····	(91)
贵阳解放了,贵阳沸腾了!(照片)·····	(92)
贵州历史的大转折!(照片)·····	(94)
贵州解放初期五兵团的首长们(照片)·····	(95)
解放贵阳不停步 寻找汽车追逃敌·····	(96)
八个铁锅渡乌江·····	(99)
我深深怀念的两位战友·····	(101)
强渡天险鸭池河·····	(102)
两门追击炮·····	(104)
人民战士与贵州人民·····	(106)
走,参加成都战役去!(照片)·····	(107)
全歼胡宗南 迎接五零年	
——记成都战役中的46师·····	(108)
十二个炊事员俘敌一个营·····	(110)
开展诉苦运动,提高解放战士阶级觉悟·····	(112)
我最得意的一张照片·····	(113)
一张照片 两个遗憾·····	(116)
“郑法成英雄排”的英雄排长—王克立·····	(118)
一张红军钞票·····	(119)
模范的执行工作队与战斗队的红九连·····	(120)
红九连在鲁班·····	(122)
分散剿匪聘教员·····	(125)

“我要重新拿起我的枪!”	(126)
紧紧握住我的枪	(128)
军区召开党诞生 30 周年纪念大会	(136)
战斗的节日检阅战斗的力量	
贵阳市 16 万人“五一”大游行	(138)
光辉的节日 雄伟的力量	
贵州军区举行盛大阅兵式	(140)
站在五星红旗下宣誓	
——一个解放军战士纪念国庆的誓言	(142)
奸商的丑相	(145)
真诚的鼓励 有力的保证	
——记军区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大会	(147)
战士和祖国一同前进	(151)
社会主义建设的忠诚守卫者	(153)
永远作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忠诚哨兵	
——访问警卫重庆一〇一钢铁厂的公安战士们	(156)
警卫战士和工厂	(159)
没有忘记:	
小凉山反叛斗争中的英雄们	(161)
边防团的藏族两兄弟(照片)	(163)
观摩·学习·取经	(164)
严师·诤友·兄长	
——康健同志的风范录存	(169)
细微之处见精神	
——忆徐健生同志关心朱旗之事一席谈	(171)
两度春秋 行程六万	
——李五昌求学记	(176)
春泥颂	(178)

老干部的新追求	(180)
友情贵在艰难时	
——忆我们夫妇同钟仁辉同志的友谊	(182)
我的贵州不了情	
——纪念贵州解放 50 周年	(186)
昔日凄惨全不见	
——从一个布依族农家女的装扮想起的	(191)
启蒙老师属“三联”	(193)
嫂子说我是小英雄	(195)
喜迎“老年法” 感谢贵州科学院	(198)
留什么 慎思量	(200)
征途硝烟中留下的记忆	巴 迅(201)
后 记	(204)

『给我一张刘伯承的相片』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鲁西南一带，刘伯承、邓小平的英名，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几岁的娃娃见我们这些解放军，都亲热地喊我们为“刘邓常胜军”。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同刘邓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47年2、3月间，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正进行扭转中国战局的鲁西南战役。我那时正在野战军政治部摄影训练班学习战地摄影，驻扎在郛城县的一个村子里。一天，我们上暗房冲洗胶卷课，训练班主任、也是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科长裴植，叫我们晒几张相，其中有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刘伯承、聂荣臻将军的相片。印出相片后就到院子里晾干，因为那时没有烘干设备，只能用这种土办法凑乎。正当我们在院子里忙乎的时候，房东老大爷一眼认出了刘伯承司令员的相片，他心情激动地对着相片端详了好久，说：“像他，像他，请给我张刘伯承的相片吧！”我们这些学员对老房东的要求很同情，于是都把眼睛对准了裴植科长，

他说：“就把这张送给他吧！”老房东接过相片后如获至宝，把全家老少召到一起，叙说刘伯承将军的功德，要全家人热爱刘将军，热爱子弟兵，说：“只要家里有的，解放军要什么给什么。”

前面讲的老房东说的“像他，像他”就是说他曾见过刘伯承司令员。因为刘司令员指挥作战，一贯把司令部往前方靠，从不遥控指挥。这不，他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呢。

事情过后，我写了篇小通讯《给我张刘伯承的相片》，还真的在冀鲁豫军区出版的《战友报》上发表了。当时因行军、作战，这篇短文没保存下来，使我遗憾了几十年。今天旧事重提，了却了我的这桩心愿。

（载 1999 年 7 月 23 日《贵州政协报》）